

詩經毛傳補義

四五

2112
465
4



門仁12
465
卷4

毛詩補義卷四

漢 趙人 毛公 傳

日本 西播 岡白駒補義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蝥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已，甚。康，樂。職，主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

顧禮義也。○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行也。

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禮樂之外好樂無荒○元良士蹶蹶○動而

敏於事○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無

已大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案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是儉以救艱厄其流被於後晉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故詩人作是詩以風刺焉蟋蟀在堂歲晚之候也其居謂居身於禮樂也言蟋蟀在堂農事已畢當以是時自樂今我不樂日月其去矣雖然無甚太樂又當主思居禮好樂無荒當如良士瞿瞿然也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夫禮減而進故欲其及時樂盈而反故欲其無荒也方其樂又能欲無荒是思淡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吳札之言豈不然乎二章思其外思無越

於禮樂也卒章役車休謂農功既畢載運之事亦休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曳婁亦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宛死貌愉樂也○山有栲隰有杻栲山栲杻櫬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

有鐘鼓弗鼓弗考洒灑也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山

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也。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案。甸侯建國未大本小。師服固憂其不能久矣。昭公微弱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桓叔日蹙其國。而不知自識者視之。如燕之巢於幕上。危亡無日矣。然難察察言之。故作是詩以諷其上。序本詩人之意云。四鄰謀取其國。孔穎達謂四鄰指桓叔是也。樞榆皆木名。走曰馳。策曰驅。夫國非其國。則雖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有樞榆。而山隰不能自用其樞榆也。子有衣裳車馬。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有也。若不及今曳之。婁之。馳之。驅之。人命如朝露。一旦宛然化爲異物。祇供他人之愉樂耳。蓋惕於禍至之無日。故作此偷生語。如言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欲使庶有悟耳。昭公卒爲潘父所弑。

何其難悟耶。一章。樞。樞亦皆木名。弗。洒弗。埽。謂不用也。卒章。且以永日。如言死亡迫矣。宜及今爲樂以延引此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鮮明貌。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襮。領也。諸侯繡

黼丹朱中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皓。皓

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言無也。○揚之水。白石粼粼。粼粼。清徹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命。不敢以告人。

稱桓叔為彼其之子。卒章盈
翁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與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

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此夕何夕見此良人

良人美室也。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

子兮者。○綢繆束芻三星在隅。隅東南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

繆束楚三星在戶

參星正月。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粲二女為

一妻。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案綢繆束薪之狀也。詩人每以薪喻婚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蓋合異姓。譬如束薪也。此夕何夕。思慕之之辭。綢繆束薪喻男女待禮而成也。三星在天。此夕何夕。豈不見良人之時耶。嗟乎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不可奈何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夫世治則召南以時擇配。標梅雖汲汲。可以志禮之正焉。國亂則唐風失時不娶。綢繆自咨嗟。可以見世之變焉。○章邂逅相見解悅也。○卒章王肅云。以大夫之法為辭者。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杖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相比也。

獨行踽踽。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踽踽無所親也。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飲焉。飲助也。○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也。獨行曩
 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曩。曩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
 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案序但云刺時。蓋刺哀侯也。哀侯之時。曲沃益強。本根
 益弱。乃不知脩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于是陘庭南鄙
 啓曲沃。伐翼陘庭之田。乃哀侯之弟所有者。詩中云無
 兄弟。蓋謂此也。同父兄弟也。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
 比。親也。言杕然特立之杜。其葉滔滔。以喻晉君不親宗
 族。骨肉離散。而特立也。於是獨行踽踽。無所依親矣。此
 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嗟乎君所
 與行之人。見人無兄弟。何不比。飲乎。卒章菁菁。言惟葉
 盛而不與枝相比也。夫興王之土。必親九族。以固維城。
 亡國之主。必棄同姓。以成瓦解。是故歌棠棣。可以見其

榮。歌杕杜。可以知其瘁。朱熹謂此詩無兄弟者。自傷其
 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鄒忠胤云。夫詩明言豈無他人。
 不知我同父同姓。求助于
 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
 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予之故。居也。○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褰。猶祛也。究究。猶居

羔裘二章章四句

案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詩人因其服。舉以興焉。裘
 祛異皮。以喻在位與民異心也。在位不以民之心為心。
 其用使我民人也。每居居然。不相親比。豈無他人。可歸
 往者乎。惟以予故。舊之人不忍去耳。夫北風之欲攜手

同行碩鼠之欲適彼樂土皆奮然無復顧戀之心矣維子之故維子之好蓋唐之遺風也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王事靡

盥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盥不攻緻也怙恃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盥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行也肅肅鴉行集于苞桑行也王事靡

盥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案自昭侯歷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翼沃乎國收代不休序所謂大亂五世是已其間王命虢公伐曲沃定晉君者再矣晉人從之詩稱王事是已叢生曰苞齊人名曰楸木不能蓺稷黍言父母無所資給也必謂躬耕也鴉連蹄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楸已失其所以喻君子下從征役也王事無不攻緻不得養父母父母將何恃乎乃仰天云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哉呼天亦所以呼君耳一章極已也常復其常也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

於天子則命冕服七章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不如子之

衣安且燠兮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二句

案武公始并晉盡以寶器賂僖王請命二章皆其請命之辭也衣七謂七章之衣周禮典命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是也子謂使者也天子不敢指斥晉國舊有七命之服而武公以孽奪宗心有未安故欲更得命服也言晉國豈曰無七章之服乎但不如更得子之命服則心安且吉也跋扈要王之命隱然於言外按序舊作美武公一本作刺武公今從之夫曲沃以孽覆宗是謂盜魁禮有往受命無來錫命况請于國有何可美孔穎達謂曲沃之大夫美之若然則是子雲美新袁宏九錫耳是何足訓聖裁所當刪也沈無回云武公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辭故為偃蹇者蓋誅其意也此說為得之亦以見惜周室之意焉僅僅東周辱王之衣猶足以吉凶于人則先王之威靈猶可保也僖王貪寶貨遂命為諸侯紀綱於是乎蕩然矣鄰忠胤云嗟夫三木夫之分晉祖傳之故智也威烈之命三晉襲僖之故事也彼僖王者固為亂臣樹幟而

天道好還於晉事亦可見矣率章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晉侯爵也出得七命則入為王卿正當得六命矣朱熹云變七言六者謙也吁武公而安知謙乎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也噬遠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也有杖之杜生于道周也彼

君子兮噬肯來遊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也

有杖杜二章章六句

案杖之解已見于上道左道東也適之也曷何也鄭玄云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樹人所宜休息也今

人不休息者以林然杜木其陰寡故也以與晉國亦仕國也而人不往仕者由武公寡特而不求賢也彼君子今何逮皆適我君之所乎即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以禮待之不章君子不但不往仕也亦不逮皆來遊觀也武公以孽奪嫡以臣要君君子之固所以望望而去也詩人託言道左道周之杜杜云耳居無何武公卒其子獻公聽士為之謀盡殺羣公子又無何驪姬之難作太子申生死內難迭興擾攘十有餘年使武公之世蚤有賢人與之在位留以輔之後人詎復至此延知杜杜詩人見淡而慮遠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斂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斂生蔓于美亡

此誰與獨處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葛生蒙棘斂蔓于域域管也予美亡此誰與

獨息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歛枕篋衾席而藏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旦也○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百歲之後

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案獻公在位二十六年其間伐驪戎伐翟祖伐耿伐霍伐魏伐東山臯落氏滅下陽圍上陽伐虢伐虞敗狄采桑凡十有餘戰其喪亡戎陳者多矣詩人託為閨怨以諷之楚木名斂草名予美婦人指其夫也亡無也孔穎達云上二句互文葛言生則斂亦生斂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斂亦蒙斂言于野則葛亦于野葛延而蒙于楚斂生而蔓于野各繫所遇喻婦人生于父母而外依於他家也而我所美之人無於此我誰與而獨處於此乎夫兵凶戰危鋒鏑之下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夫從軍未還寂莫閨中夢魂馳千里之外未知其生存否唐人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讀之俾人為酸鼻傳管城當作瑩城字之誤也瑩城葬地

也變野言域見不可生而復見之意焉悽愴之情隱然
夫雖不在不失其祭當攝祭而齊則出夫之余枕
賭物思入情尤為切獨且獨處至且也四章鄭玄云居
墳墓也夏日冬夜憂思更為難遣於是乃斷君子之無
歸期欲百歲之後同歸於丘而已此義之至情之盡也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興也芩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芩細
辟喻無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也苟誠人
徵也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也苟誠人

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菜也人之為言苟

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芩三章章八句

案舍置旃之也胡得者審何從而得之之辭也采有聽
取之義夫讒之興也繇取細事之當置而信幽暗之不
必徵也故以采芩首陽之巔起興言人之為言誠亦無
輕以為信置之置之而無遠以為然但當審其為言何
從而得之耳輔廣云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
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
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其情偽之所由然則不惟
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鄰忠胤云曲沃以篡得國一
傳之後不庇其子則獻公信讒之過也史蘇之占曰挾
以銜骨且懼有口苟可以憐其入也必甘蓋晉獻之好
讒已嘗售于士蕩之譖富子而女戎尤其最著者公固
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無奈其受
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艷嬖之興常在主第稠既交
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狡謀鉗其悟先哀

誓捷于寵初夫如也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

唐國十二篇二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車鄰詰訓傳第十一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寺人內小臣也阪有漆隰有栗與也阪者日阪下濕日隰既見君子並坐鼓

瑟又見其禮樂焉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耄老也八阪有桑隰有

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簧笙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亡喪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案秦仲嬴姓伯爵虞舜之時大費佐禹平水土賜姓嬴是為伯翳伯翳十六世孫曰非子居犬丘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為附庸邑秦谷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至乎是始大白顛顛有白毛謂之的顛觀禮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即的顛也以為上列而九馬隨之則馬貴的顛也故秦人舉以誇美也君子指秦仲也寺人奄人也衆車鄰鄰馬有白顛言車馬之盛也於是始備侍御之臣體統極尊嚴矣未得見其君但見有寺人傳令也秦前此所未有故秦人美其始有也然致後世寺人之禍實濫觴於此焉古者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唐虞之都俞欽哉于一堂可以見已至秦而自尊大屏居深宮君臣隔絕事必以寺人傳令楊慎云夫為一國之君不接羣臣雍蔽已甚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傳令焉蔽益甚矣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奄宦豈待混一然哉史記繆公學於寧人寧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於寧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

待如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章逝者。猶言自今以往也。阪有漆。濕有栗。喻君在乎上。臣在乎下。其分已尊嚴也。而及人相見。簡易可親。亦於並坐見之。猶距古未遠也。鼓瑟鼓簧。已變擊甕。叩缶彈箏。拊鞀之陋。而習華夏之風。於是又見其禮樂焉。失今不樂。逝者其耄矣。言秦俗悲歌慷慨。疆毅果敢之氣象也。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卒章耄之後。則喪棄矣。

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鐵驪阜大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

下者冬獵日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公

曰左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駟

車鸞鑣載檢歇驕輶輕也檢歇驕田犬也長喙曰檢短喙曰歇驕

駟鐵三章章四句

案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之君其禮則闕秦始附庸也其狩獵馳逐不過涉豐州騁丘墟奔狐馳兔為利獸之樂已耳至於襄公始命為諸侯於是有田狩之禮園囿之樂焉四馬曰駟馬黑色為驪取其色如鐵而且堅壯故曰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孔穎達云每馬兩轡四馬則八轡矣而詩每言六轡者驂馬內轡納之於舡故在手者唯六轡耳媚子以道媚于上下者謂善使君臣和合者也秦以蕃馬肇封故馬之類族甚悉小戎曰騏驎駟驪又曰騏驎車鄰曰白顛而此詩曰駟鐵夫毛馬齊色物馬齊力田狩而駟馬皆鐵齊力亦且齊色矣鐵性堅駢疑於難御而有繫手之勞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其馬之良可知矣媚子從公于狩則其親賢者可知矣章牡獸牡者碩亦肥大也奉是時牡者謂虞人驅以待公射之也左之者命御

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朱熹云：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為是故也。舍放也。拔受弦處，矢以鏃為首，故傳謂之矢末也。言公之出狩也。虞人驅是時獸以待射，時獸亦孔肥大矣。於是公戒御者曰：左之放，拔則應弦而獲其獸，言公之善射也。不戒，養鳥獸曰死苑有垣，曰園。北園，近在國北者。轎車，驅逆之車也。周禮：田僕設驅逆之車，是也。鸞鈴也。象鸞聲，鑣馬銜也。乘車，鸞在衡，惟驅逆之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矣。朱熹云：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此章言田狩已畢，遊於北園也。夫以田獵之餘而與禾闌復有北園之遊，可以觀秦人之氣槩矣。秦俗驍悍，狩獵馳逐，其常事耳。何足以美襄公？今其詩曰：辰牡而又有奉之者，曰舍拔則獲而已。有左之者，曰轎車。曰鸞鑣，種種合度，按節而樂不及盤，殺不殫，物講事度，執之意隱隱，見於言表，與齊風之盧鄭風之叔于田氣象自不侔也。此詩人之所以美也。班固東都賦：與騶虞車攻吉日並稱，良有以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五束，束束有束束有游環脅驅，陰鞞，漆續。游環，鞞也。游在背上，所以歷錄也。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漆，白金也。續，續鞞也。文茵，暢鞞。駕我騏驎，文茵，虎皮也。騏驎，文茵，虎皮也。暢鞞，長轂也。騏驎，文也。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也。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騂。黃馬黑龍盾之合，塗以釐，軛而載之，軛，駟內轡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公矛塗

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公矛塗

鏜蒙伐有苑鏜鏜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韞鏞

膺交鞮膺虎皮也鞮弓室也一弓竹閉緝滕緝交二弓於鞮中也閉緝緝繩滕

也約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案小戎對元戎而名焉元大也六月云元戎十乘是也蓋小戎便利馳突攻擊故秦人兵車用之其制淺收考正記云軫方以象地軫即車箱是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大車之軾深八尺小戎之軾深四尺四寸是比大車之軾為淺故曰淺收五檠五處束之蓋軾上之飾也五分軾之穹每處以皮革束之因以為飾歷錄然有文章也軾者轅也其制從後軾至前軾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于衡之上而向下鈞之衡轅端橫木也當服馬頂上有缺處以扼馬頸亦謂之軾橫居於軾下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故謂之梁軾游環

以皮為環以貫鞮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常處引兩駟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駟馬使不得外出也魯駟亦以皮一條上繫於衡後繫於軾當服馬之外旁所以驅駟馬使不得內入也劉熙云陰陰也揜也揜者以板橫側車前以陰映車軾故謂之陰揜在軾前也鞮以皮一條前繫駟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孔穎達云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馬而已駟馬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鞮以引車也塗消白金沃灌鞮環以為飾也續鞮端也陰板之上有續鞮處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韞者車輪之中外持輪內受軸者也駟傳云駟文也據疏則駟文當作綦文疏云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駟知其色作綦文言我也心曲心之委曲也夫車戰之制中國制大戎之長技也文王之時用此征昆夷獫狁采薇出車是已再用於宣王六月采芑是已至幽平而此制廢壞矣故大戎得肆焉西戎者秦之臣天子所與不其戴天之讎也襄公始修車戰之制上以承天子之命下以洩君父之憤故從彼者矜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其婦人則止閱其君子而由我念君子其性行

温其如玉。今迺遠在西戎板屋之中，使我思之亂心曲而巳。無復怨曠矣。蓋是役也，中國外夷興廢所關，夫子錄之以彰其義，亦以存其制云。一畜四牡，謂駟馬皆壯也。六轡在手，義與駟鐵同。中服也。駟兩駢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夫馬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馬性又有宜中宜駢之別。騏驎是中駟，驪是駢。言馬各得其宜也。盾，干也。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盾狹車廣，一盾不足以衛，故合而載之。與二弓不同矣。釧，環之有舌者，其形象玦，故通作舛。釧在軾前繫轡，故曰釧軻，亦消白金為飾也。四馬八轡，而言六轡者，為此故也。方將也。然如是之辭，言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如是使，我念之也。卒章，伐駟謂四馬皆被淺薄之金甲也。羣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矣。錙，矛之下端也。平底曰錙，銳底曰錙，亦消白金飾之。夫金天下之至采也，合千乘之矛而塗之，合千乘之鞞續釧軻而塗之，其光四射，正與劍芒相亂。觀者未有不辟易者也。兵法有撼之以虛者，此類是已。蒙伐，畫雜羽之文于伐也。苑然，有文章鏤膺，馬帶有刻金飾也。交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

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竹閉，弓槩也。一名鞞，以竹為之，弓體欲正，故必以竹為閉。象弓之形，弛則納之，閉裏用繩約之，以備損傷，而後入于鞞。兵家之制一器而工聚焉者，車之外弓馬，惟多弓之動自威也。鞞以虎而其靜亦威也。斐，色不章則其馬亦若頽爾而萎也。膺以金鏤之，則其馬亦若撥爾而怒也。有此弓馬且馳且射，取人于百步之外矣。雖然，弓固易折之物也，必多為之，備而後可無虞矣。弓又易撓之物也，必善為之，藏而後可得其用矣。載之言則也。德音，聲譽也。此閱其君子寢起之勞也。徐玄扈云：晁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褐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秦襄始國，介在戎夷，而能修其甲兵，致其果毅，一時車馬強盛，器械銳利，赫然有戰必勝，攻必取之勢。且其制度工巧，處置精密，如此秦之尚武習戰，所由來漸矣。世修其業，雖六國之強，竟以誦焉。至於始皇承累世之烈，終并天下，豈偶也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葭，葭也。蒼，盛也。白露，凝

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難至矣。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興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方，難至矣。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逆

而上曰溯洄，逆禮。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游，順禮求濟道

則莫能以至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游，順禮求濟道

來迎。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游，順禮求濟道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所謂伊人，在水

之涓。涓，水也。溯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坻。坻，小渚也。○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涘，涯也。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右，出其右也。溯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沚，小渚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案蒹葭之未秀者，江東呼為蘼。即今之蒹葭，葦之未秀者，即今之蘆。一方，一邊也。宛，坐見貌。蒹葭雖蒼蒼未堅實，喻襄公新為諸侯，國未固也。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以興國家待禮，然後興也。所謂伊人，設稱耳。亦暗指昔日君子，以寄興焉。蓋周地之民，被先王禮教久矣。一旦襄公有其地，秦人慘礪之法，自立國之初，而然則感今思昔，人之情也。言有入于此，在水一方，是難至矣。欲從之，而溯洄則道阻且長，終莫能以至也。溯游從之，則宛然道來迎之，言易也。此喻治國，惟以厲法威力，則如溯洄而上，順禮治之，則其國易固也。○鄭玄云：未晞，未為霜。躋者，言其難至如升阪。○章右者，言不能得正路也。秦自車鄰駟鐵，而後車馬弧矢之用，甲於天下矣。於是，以攻戰為事，刑殺為威。先王禮樂之鄉，遽為變改矣。而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民愁屏備，處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苦。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實見秦氏滅于二世之

焉兆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與也終南周之各山中南也君子至

止錦衣狐裘錦衣采服也狐裘朝廷之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

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黑與青謂之黻

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一章章六句

案九州之險終南居一焉其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周都豐鎬面對終南平王封襄公為諸侯以岐西之地賜

之及秦有之而終南為秦鎮也故取以興焉君子謂襄公也止語助辭鄭玄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渥厚清也終南何所有有條焉有梅焉以喻盛德之君宜有顯服也夫山不高大則不宜有茂木也人君無盛德則不宜有顯服矣是宜以戒不宜也襄公自王朝受得錦衣狐裘而歸顏色如渥丹儀貌尊嚴其得人君之度也哉韓嬰云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德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故觀顏如渥丹而曰其君也哉秦大夫稱其君曰其君也哉即雖戒勸之言其矜心隱隱於言外周書則曰孺子王矣其懼心亦隱隱於言外敬肆之際氣象自見焉平章紀謂山基也堂山道寬平處名之曰畢紀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佩玉將將見非復三命葱珩之舊矣壽考不忘既宜以戒不宜而勸德稱其服能保此位長久安寧也厄言云世儒多咎周平王不宜以岐周之地予秦宜自取之竊謂不然夫犬戎之力足以弑幽王取宗周則亦非

一二諸侯之所能制也。且召犬戎者，申侯也。立平王者，申侯也。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犬戎乎？惟犬戎於秦為世讐，而其地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之誓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是藉手于秦，以報其讐，而償利於秦，以動其心，地之與秦，猶愈于犬戎。平王此舉，未甚失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子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臨其穴。

惓惓其慄。惓惓，懼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善也。如可贖兮，人

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中，行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也。防，比也。臨其穴，惓惓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鉞虎。維此鉞虎，百夫之禦也。禦，當也。臨其穴，惓惓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一句

案棘木名。墓上或有棘，因所見以寄興焉。百夫之特，謂兼百夫之德也。穆公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作是詩。言黃鳥之止于棘，得其所也。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也。三子從穆公，是不得其所矣。嗟乎維此奄息，乃特百夫之德。國人臨其曠穴之上，既哀善人之云亡，亦慮邦國之殄瘁。惓惓其慄，乃仰天愬之曰：何殲我善人耶？如可以他人贖心，則欲以百人之身代其一人，惜良之甚。論者謂穆公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何乃忍殲無辜之三良乎？即有顧命亦有治亂，則責專在康公，况未必其遺命乎？愚謂不然。秦誅西戎惡俗，輕生好殺，以人從死。

居其上而莫能革以終其世其罪將何歸焉秦之賢君無出穆右穆而且然康公豈足道哉左傳曰秦穆之不盟主也宜哉無法以貽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此所以刺穆公也又死非為社稷則三良亦不能無辜而謂之百夫之特謂之百夫之防禦即是秦人之風尚耳後儒乃引臯陶周公之為臣而辯非百夫之特越哉至云迫而生納之墻中可謂厚誣已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賦彼晨風鬱彼北林

興也。賦疾飛貌。晨風，鷓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賦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思望之心。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

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

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樹檉

棟，唐棟也。檉，赤羅也。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案欽欽憂而不安之貌言先君穆公急於招賢故賢者往之如晨風之賦然入北林其未見賢者也憂心欽欽惟恐不見康公忘先君之業棄其賢臣乃以穆公之意責康公云汝如何忘我業實多也
王肅云據所見而言也山之櫟隰之駁皆言得其所以興穆公之朝賢者皆得其位也陸璣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苞櫟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說得之傳為獸非羅願亦云夫鳥獸草木之類特為難窮其形之相似者雖山澤之人朝夕從事有不能別其名之相亂者雖博物君子習于風雅有不能周先儒訓駁而為獸去本遠矣
平如醉不安之甚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吁乎道安有反經者也哉後儒襲其說者說此詩云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棟華先開而後合苞櫟以況可與

權之臣。樹榘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可謂穿鑿附會。已作者胸中。何有此伎倆耶。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王子興師修

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豈

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也。王子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起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案岐豐之民。本有共衣。敝之而無憾之氣象。故以同袍興焉。以首二句。興下三句也。子者。相友者。相稱也。下子謂其君也。人相友者。相謂云。豈曰無衣乎。與子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死于君也。故王子是興師。則修我戈矛。從子與子同仇矣。今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故以此刺之。傳引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古者諸侯無自興兵。興兵必下命。若從王也。及周之衰。諸侯各自相攻伐。蓋是時岐豐已屬秦矣。故詩繫之秦。然先王之澤。最浹于岐豐。故雖一時歌謠。猶稱王子興師。民心知有王焉。夷考黍離。以下十餘國之風。無一言及王者。言王者。獨是一詩耳。地雖屬秦。猶足以觀周民之遺風哉。一章澤。裏衣也。以其親膚。潤澤于污垢。故謂之澤。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嬴。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

也馬○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案渭水名水北曰陽諸侯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康公之母嘗欲使文公及國亡幾卒康公見舅得反國因憶母宿心故送舅念母也康公贈文公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非徒資其行而已鄒忠胤云重耳之君晉雖天數也實秦之力是賴予因是而有感於晉負秦也是歲渭陽返國適天子蒙塵兩國

同心交獎王室未為非策顧卻秦師於河上而專掠勤王之美曲既在晉矣城濮之役秦小子慙克成厥功翼成晉霸惟是函陵汜南偕圍鄭而秦竊與鄭盟誠為欺晉然亦適酬辭師之故智耳超乘三百雖秦之以貪勤民曾何讎於晉猥云天奉我襲而敗諸殺其遂忘秦施乎其後康公之納公子雍猶穆公之納重耳且晉志也乃不以賓勞而以寇禦如曰社稷有主不外求君則何不定計於先乎抑豈不可以穆嬴之情告而潛師夜起何為者大氏秦每樹德晉每樹怨以致迭相攻擊自彭衙迄於械林兵連不解由晉世無渭陽情也向令同好棄惡修舊德以追念前勲晉既不失一彊援而亦何至不競於楚哉按序云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孔穎達以即位為康公即位夫康公即位文公卒已七年矣相去甚遠何以及於昔年送舅之事孔說誤也何楷云詳味序意正謂重耳反國即位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傳所記猶相彷彿此說得之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也。夏大也。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承繼也。權輿始也。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

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案。渠渠宮室深廣貌。言始於我乎處之以夏屋渠渠。優禮至矣。今也供億疏薄。每食無餘于嗟乎。康公不繼其始。二章內方外圓曰簋。盛黍稷稻粱之器。四簋禮食之盛也。不飽又甚於無餘。夫無餘不飽。簡棗極矣。猶徘徊于嗟而咏權輿。是似歌彈缺而冀望也。視夫穆生見幾於楚戊。不亦遠乎。楊雄曰。秦士自賤良然矣哉。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于之湯兮宛丘之上兮于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有情兮而

無望兮海信也。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羽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益謂之缶。無冬

無夏值其鷺翮翮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案。陳國在豫州之東。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無名山。大川。非有河流所泄。則其游蕩非復水土之氣之為之也。其化專在於君。舉大夫之游蕩。是所以刺幽公也。言大夫之游蕩於宛丘者。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無威儀可觀。

望也夫上者民之望也死丘者陳國之勝地也自君大夫游蕩于斯民之成俗可以知已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無祁寒大暑值鷺羽以舞是游蕩無度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死丘之枌

枌白榆也枌行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

子仲之子婆娑

其下

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穀善也原大夫氏

不績

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

逝往駸數邁行也

視爾如

菽貽我握椒

菽苳菜也椒芬香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案枌枌皆木名陳都于死丘之側其詩屢言東門東門與死丘之間乃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也而二木有焉子仲氏之子婆娑于其下夫子仲之子貴族也貴族而如此則庶人可以知已
一章善且謂無陰雲風雨也于於差擇也言以良辰撰勝地乃會於南方南方原氏之女不績其麻往而從之俱婆娑于市井
二章越亦於也駸謂麻縷也女或挾麻縷而行相慕說曰我視爾顏色美如苳菜華女乃遺我一握椒以交情好也書云湯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夫于宮于室且不可况于門于丘于市乎至乎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則環弁襍沓握手無罰目始不禁淫風極矣朱熹以子仲之子為女子而不績其麻者以駸邁者之為女子固也則三章無復男子矣於貽我握椒忽設一男子詩人措辭不若是偏矣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衡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之洋洋可以

樂飢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

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

子子宋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案諡法小心畏忌曰僖公得此諡則其愿慤而無立志可以見已然不放恣則可以勉進于善故惜其懦而無志作是詩以誘掖之衡古文橫字言志立則衡門之下可以遊息泌水之流可以樂道忘飢以喻雖蕞爾國志立則可以有為也一章魴魚之美者也里語云洛鯉伊魴貴于牛羊是已食魚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娶妻何必齊之姜然後可娶以喻不必大國而後可以有為也書云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又云功虧一簣孔子曰止吾

止也皆言其在志也夫騏驥之局躅不若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致也即力雖有餘乎志不立何以能成哉

本章子宋姓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也池城池漚柔也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

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

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言道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案漚本久漬之義也漬久則柔韌故傳以為柔彼美淑姬謂賢女也此上二句以興下二句也東門之池可以

溫麻。喻彼美賢女。君配之。可以成德也。夫溫麻。溫苧。溫菅。皆女工。所有事也。周南稱后妃之本。不過為締紉。幽風述先公之化。致詳於桑麻。觀魯語敬姜。所云王后且親織玄統。夫人內子命婦。皆莫不親績。故詩人思賢女。詠麻苧為之故也。亦以規夫不績其麻之俗云。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興也。牂牁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牂牁也。昏以為期。明星晢晢。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一章章四句

案楊葉牂牁謂春夏時也。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言楊葉方牂牁。是非昏姻之時矣。親迎之禮昏以為期。至明星煌煌猶未至。則非常失時也。輕許輕悔。淫風情態。可以想已。朱熹以為男女負約之詞。鄒忠胤云。夫郊外林間幽期密約。豈其不畏人知。而反誦言以洩之乎。是非情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傳相也。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久也。墓門有梅。有鵲萃止。梅。枿也。鵲。惡聲也。萃。集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告也。訊子不顧。顛倒思子。

墓門一章章六句

案陳佗文公之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史記以佗為厲公謬也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十二年陳侯躍卒躍即厲公也可以徵矣已與論語三已之之已同謂黜之也誰猶伊也發語辭爾雅云誰昔昔也是誰字無意義也言墓道幽間希人行則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以喻人無良師友則至於不義當求良師友以訓道之也今佗傳相實不良也國人之所皆知也知而不黜伊久之然矣則非朝夕之故絲來漸矣此所以至於不義也卒章鄭玄云歌謂作此詩也顛倒狼狽之狀按觀左傳陳佗勸陳侯許鄭成而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則蓋非生昏愚者矣故以墓門之梅興焉夫梅本非惡木鴉萃之而後惡以喻佗之不義本因傅相之不良也夫也不良歌此以告之而不子顧至于破滅顛倒乃思予之言不亦晚乎向念佗有良師傅以道之何至篡弒以自取誅絕之罪序云無良師傅推本之詞也朱熹謂此詩不知何所指且云序因

陳國無事可紀獨陳佗作亂故以此詩與之耳却敬辨之云夫事孰有大于弒君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故采風而無刺奚實為風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鄭之叔于田耳

防有鵲巢一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有旨苕。誰侑子美心焉。切切。○中唐有覽。有旨鵲。誰侑子美心焉。切切。

美心焉。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案防邑名。青美也。陸璣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予美謂宣公也。古人多目君曰美人。切切。憂貌。歐陽修云。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繇積累而成。如鵲巢。漸

積以構成之。又如苜蓿蔓引牽連以及我也。以旨穰之
蓋喻甘言誘引也。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自古然矣。
誰誑欺我所美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憂既為人所侮而
猶呼之曰子美。忠愛之至也。**卒章**陸璣云。鷓鴣草五色作
綬文。故曰綬草。中唐有甕非一甕也。亦以引牽而成。綬
草襍五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也。皆喻讒言非
一旦之致也。朱熹云。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詞。
則未知所謂子美者。男稱女乎。女稱男乎。郝敬駁之云。
以子美為男子。則簡兮為怨女矣。以子美為
婦人。則難騷為曠夫矣。晦翁其將以何解嘲。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

興也皎月光也

佼人僚兮舒窈窕兮

僚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

勞

心悄兮

悄憂也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懷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慄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案佼一作姣。方言云。關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佼人
美人也。古人以纖月喻於美人之眉。月出皓兮。固有似
婦人美色之白。皙夫臨風亦佇想停雲。亦送目聽雨。亦
愴懷獨未有如月下之甚者也。故以月出皓兮。興焉。彼
美人之僚兮。行步舒遲。姿容窈窕。陳之在位。見而悅之。
思而不得。則勞心悄悄。夫好惡不並於心。既好色。則不
復好德矣。孔子每以德與色取喻。序云。不好德。語其心
也。見佼人窈窕。而勞心悄悄。不與相舟北明之憂同矣。
卒章懽。猶僚也。優受。猶窈窕也。慄。憂也。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匪適株林從夏南

○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大夫乘駒

株林一章章四句

案左傳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夏姬者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株邑名。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蓋至於林皆夏氏邑也。故傳以株林為夏氏邑。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可以見已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淫乎夏姬。而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也。設為國人問云。胡為乎適株林。從夏南乎。又設為之隱。云匪適株林。從夏南。自之他耳。此與抑柏舟首章末句同句法。不章具車馬。曰駕車脫馬。曰說馬六尺以下。曰駒。此亦設答上章云。爾謂匪適株林。從夏南。然駕我乘馬。說于株野矣。乘我乘駒。朝食于林矣。雖欲為之隱。不可得也。依違其辭。而致譏者切矣。此詩并刺孔儀。故傳云。大夫乘駒序止。云刺靈公者。歸重於君也。戴記云。諸疾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株林之從謔已甚矣。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

八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瀆姓矣乎。按徵舒之父。即陳公子夏之子。於靈公為從祖父。媯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故單朝以為瀆姓。嗟乎靈之不道。至是哉。夫夏姬。真人妖也。小傳稱其肌皮三少。是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陳靈君臣棄冠冕。而南寇。以如夏氏。且束其袒服。以戲于朝。又飲于夏氏。交戲徵舒之似。於是四維蕩然矣。遂身隕國亡。不亦宜乎。朱善云。衛之亂。至于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人陳之禍。此之謂女戎比事。以觀可為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無傷

也。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自鼻曰涕。自鼻曰泗。○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蘭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寤寐無為中心惓惓惓惓猶悵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萏荷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儼矜矜貌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

案靈公君臣淫于其國國人效之男女相說君子惡其無禮憂思感傷焉澤水之鍾也蒲柔滑之物蓋以喻夏姬故每章不身淫于夏姬者一君二卿故每章變曰荷曰蘭曰菡萏美一人謂君子也寤覺也夫澤之陂障所以防水淫溢也坊記云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君民者道之以禮如澤陂之防水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今陳君臣宜淫于國故特以澤陂有蒲荷與焉君子見其淫亂傷之無如之何惟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耳一章碩大且卷道君子之威儀也夫人情憂思而無為則涕泗交頤漸且涕泗俱盡惟中心悵悵耳二章輾轉伏枕臥而不

寐也悵悵久之思想昏疲則輾轉伏枕而已呂祖謙云變風至於澤陂百二十餘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夫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大氏宋儒論詩如此而已愚謂詩之為教不過達於人情世態世運事變而已矣君子不達於人情世態不能為政其言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於是乎在固則是已至云舉其正者以勸之舉其不正者以戒之則吾恐其勸百以戒一也聖人之取詩不若是迂矣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毛詩補義卷四終

卷五 羔裘

毛詩補義卷五

漢

趙人

毛公

傳

日本

西播

岡白駒補義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無國

政令使我心勞。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堂，公堂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悼，動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

案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序云：好絮衣服，則此狐白裘也。鄒忠胤云：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蓋羔裘法服也。狐裘，燕服也。羔裘，何以為法服？春秋繁露曰：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乳必跪，而受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也。君純羔，而臣以豹，飾在朝，皆得服之。狐裘，何以為燕服？埤雅云：狐性好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獸，不可以有為。故狐貉之厚，以居疑，斯戒睡，斯安。取燕息之義，今遊燕也。而以羔裘，是法服為嬉遊之具矣。視朝也，而以狐裘，是臨御為褻嫖之場矣。夫服體禮表德，檜君一切反其常，則凡敗度敗禮，恣情顛倒，何所不至。國無政令，可以知矣。此大夫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三諫不從，乃去之，其心豈舍君哉？蓋不得已也。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二章：翩翩，猶逍遙也。公堂聽政，其禮如朝。卒章：如膏，言裘色潤澤而美也。不啻服反其常也。又好絮其衣服，嚴粲云：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衣服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勞心博博。

今勞博博憂

庶見素衣兮

素衣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二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案庶見願見之辭棘謂急於哀戚也戴記云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蓋所謂素冠棘人樂樂也夫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將由夫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此賢如閔子哀雖未盡不得不自割而援琴衍衍者亦引而致之不敢不及也時人恩薄喪禮不終賢者嗟傷之言安得見素冠棘人樂樂乎而今無復有行此禮者此賢者所以憂勞也二章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卒章鞞所以蔽膝以韋為之何楷云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縹帶素鞞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鞞此章思見大祥之人也鄒忠胤云問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是則素冠素鞞特服於祥祭之日祭訖則反服微凶之深衣以寄其餘哀至開一

月而禫禫而纖斯無不佩矣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喪禮不終則未祥而服已除無論禫也此素者何從見之蘊結思之不解也如一甚於同歸矣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隰有萋楚倚儺其枝興也萋楚銚弋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知沃壯佼也沃○隰有萋楚倚儺其萃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家○隰有萋楚倚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案萋楚草名天之沃沃謂檜君少壯也萋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莖柔弱過於尺則引蔓於艸上顧不如初生

之自立以興。檜君淫恣，寧不如無知之時也。且淫戲猥
媠，亦有似荷儻牽蔓，故引以為喻。夫人為有生最靈，誰
則其真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即有情慾，聞以未有室家
為苦，不聞以無之為樂也。今檜之國人疾其君之淫恣，
言樂無知，樂無室家，甚言之也。蓋言語之道，本若是，故
語死之之多，則言靡有子遺，惡之之甚，則言投異豺虎。
孟子云：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實投豺虎，是不仁之
甚也。先言枝，次言華，後言實，乃立言之序也。或疑其實
之非，倚儻是所謂以辭害志者耳。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顧瞻周道中

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匪風飄兮，匪車嘌兮。嘌，風為飄

也。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弔，傷也。○誰能亨魚，溉之金鬻。鬻，魚也。

金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案發發，飄疾貌。偈偈，疾驅貌。起首曰顧周道，謂周治民
道也。禮樂刑政是已。韓嬰云：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
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
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
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其風治，其樂連，其
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檜國政亂，發發
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彼周道，
今安在？中心為之怛怛。卒章亨亨，同字本進，熟之義。故
又借為熟物之名。後人加火作烹，非古文也。檜在滎陽，
周都豐鎬，周在于西，故言西歸。鄭玄云：好音，謂周之舊
政令。言誰能亨魚者乎？以喻能治國也。有則我願為之，
溉其金鬻，蓋欲助之伸一臂之力也。夫快事何必自己
出，但使人效其能，而于我亦有勤矣。溉之金鬻，亦願附
能者之後也。誰將西歸者乎？謂輔周以復文武成康之

業也。有則我願歸之。以舊政。今蓋存王國。則猶可彈壓。大國而小國蒙休。于時周雖不競乎。檜猶思西歸。猶破扇。可以遮風也。呂祖謙云。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願瞻周道。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知治體矣。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猶心之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心之

憂矣。於我歸處。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

於我歸息。息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明也。心之

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章四句。

案蜉蝣朝生夕死。猶修飾其羽翼。以喻昭公之不知死亡。無日猶好奢。衣裳楚楚也。識者見之心之憂矣。恐其將無所依焉。其於我歸處乎。蓋思有以警誨之。早朝菌不知晦朔。蜉蝣不知明日。古人以喻囿於識也。若從而告戒之。如井鼃而示海。夏蟲而語冰。其何能曉。且衆方稱觴獻頌。而忽有一人焉。動色相戒。亦覺不倫。故欲其於我歸處。即思絕衆。從容開論也。表記云。君子不以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雖非正釋。亦可參觀。卒章孔穎達云。此蟲土裏化生。

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故曰掘閱。閱者悅懌之意。麻衣。澣衣也。鮮潔言如雪。蓋亦取易消之義。說舍息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祓。彼其

之子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黼珩。再命

軒。○維鷦在梁不濡其翼。鷦。鷦。污澤鳥也。梁。水中之梁。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味。味。彼其之子不

遂其媾。媾。媾。厚也。○蒼芾兮蔚兮南山朝濟。蒼芾。雲興貌。南山。曹

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

候人四章章四句

案何荷同之子。指小人也。芾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故傳舉常服以釋之。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傳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賢者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朝上三百人皆服赤芾。小人寵幸可知。已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以蕞爾曹國。赤芾三百。何其濫也。晉文獻狀。有何功勞。易云。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赤芾滿朝。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來霸討。宜哉。○梁魚梁也。堰水為關。空承之以笱。以捕魚者。故傳以為水中之梁。鷦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以與小人在朝。必亂其政也。小人赤芾。不稱也。夫。○卒章蒼芾。族雲朝。濟南山。以喻羣小升朝。寵待之厚也。○變兮。喻修飾君子也。少子婦女。民之最弱者也。也。婉兮。變兮。喻君子窮于下。政令散亂。弱民斯心。飢勢之所必至也。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興也。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淑

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鳴鳩

在桑其子在梅

飛在梅也。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

伊騏

騏，騏文也。弁，皮弁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

忒，疑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止是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鳴鳩四章章六句

案此詩陳淑人君子之德以刺當時在位用心不一也。淑善儀義也。如結謂固也。鳴鳩之養子也。平均如一。以與淑人君子執義如一也。既如一則用心固矣。夫不一則不固不固則不能守無守何以有成。淮南子云賈多

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之貴一豈獨君子也哉。二章鳴

鳩常在桑其子乃異木何也。蘇轍云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

大帶也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也此德之見於服者也。三章四國四方之國也執義不疑德之成也足

以正四國謂四方則之也曹公不禮于晉公子偃負羈諫之諄諄乎至矣實君子哉曹有君子而不能存其國

何能正四國哉此詩為刺詩可以見已。卒章正是國人謂德化人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也成德

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命雖有

數名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興也。冽，寒也。下泉，泉水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

愴

我寤歎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

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菁。愾我寤嘆，念彼京

師。芘芘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案。愾。嘆息之意。周京。謂周室之京師。言泉本潤物。然冽且下流。浸彼稂根。不得生育。以喻其公君民。侵刻下民。不得其所也。夫亂極則思治。人情所必然也。曹人之所以愾嘆而念成周盛時也。孔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此必東遷後詩也。匪風。下泉皆思周之詩也。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向觀周道之復興。故欲歸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直嘆息想慕而已。嚴粲云。曹共之時。晉人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

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一章周京京周京師皆一也。因異章變文耳。卒章膏澤也。四國四方之國也。有王謂上有明王也。郇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芘芘黍苗。陰雨膏之。以喻上有明王。則諸侯各奉職。膏澤流於下民也。四國方有明王時也。國有事則二伯述職。誰敢侵刻下民乎。此曹人之所以戀戀于明王賢也。伯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

厲發一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十之餘也

厲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子三之日夏正月也龜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

無不舉足而耕矣饋也田畷田大夫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

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澁筐也微行牆下

徑也五畷之宅樹之以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

歸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殆及與也爾公

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葦為萑葦葦葦可以為曲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斨斨方斨也遠枝遠也揚條

揚也角而束之日猗女桑萑桑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

陽為公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淡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

○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秀麥麥草也

蝸蟬也獲禾可獲也隕墜穽落也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于貉謂取

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獫獻

豨于公豨續繼功事也豨一歲日豨三歲日豨私之○五月斯螽動股六

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斯螽蟋蟀也莎鷄羽成而振訊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穹窒窮室塞也向向北出

墜戶墜塗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

糜人蕁戶

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

眉壽鬱棣屬奠菓也剝擊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九月築場

圃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後熟曰重先熟曰穰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入爲上出爲下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宵夜綯絞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乘升也○二之日鑿冰

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

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

羊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人也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案季札觀樂爲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此居豳之首正謂此詩也周公遭變而陳先公之風何耶昔者公劉太王以事難之故居豳去豳皆能修后稷之業今以二叔之變出居於東亦其事有似因感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陳其致王業之艱難以比序己志蓋懼此王業之將壞也此詩言月者皆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而皆以夏正爲斷於二之日日何以卒歲可以見矣周人慮事有豫見火星流而慮冬衣其爲豫備可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蓋自古有此語故仍言之續之而紀故曰一之日一者十之餘一之日猶云一月之日也褐毛布也織毛爲之衣以貴者言之褐以賤者言之于於也言七月火星西下暑退寒來之候也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言之日以後風氣日寒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哉此備衣服於未寒也正

月則於是始修耒耜。此備田器於先時也。二月則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少壯既皆出而在田。老者率我婦子饋彼南畝。是人無遺力也。田畯來至。見其勤農樂業而喜之也。此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餘章廣而成之。二章至五章終前六句之意。六章至卒章成後五句之意。皆不外於衣食。夫聖王之治。敬天勤民而已。苟不敬天。則不事民事矣。民者天之所以命我。使治之者也。故先王奉天治民。其恤愛民無所不至。而民之生本於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四體不掩則安。施禮義五臟空虛。則何暇孝弟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要皆在於茲焉。周家開八百。年王業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迹也。不過耕農桑麻而已。是皆在於安民。而本於敬天者也。二章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紅之始。故又本於此。載之言則也。陽溫遵循也。柔桑釋桑也。蠶之未出者。鬻繫沃之則易出。故傳云所以生蠶也。朱熹謂以繫啖蠶非也。公子謂幽公之女也。諸侯之子。凡男女皆稱公子。按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

送之。又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于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諸侯女亦稱公子也。傳云幽公子躬率其民。民亦謂采繫眾女也。民者下賤之稱。對幽公之女而言。故曰民。此章專言女功之事。不得有男子。若男女雜在於田野。是與鄭衛淫俗奚擇。傳兼言秋士悲帶。說耳。言倉庚鳴時。蠶始生。女乃執淡筐。循彼牆下。徑徑求柔桑。將養新生之蠶。春日遲遲。時方和采繫者。祁祁然眾矣。此公子亦與眾女同時出。而與于采繫夫。春則女悲物化。所以感也。况又感事苦不能無傷悲焉。蓋言女子之態也。於是眾女始與女公子同時歸。以見幽國之風。雖公之女猶不敢暇逸焉。鄭玄謂女心傷悲。始有欲嫁之志。信如所言。是以女子而作嫁想。豈幽風敦龐之俗哉。孔穎達混毛鄭說。可謂鹵莽已。三章七月流火。亦將言女紅自始至成。故又本於此。八月萑葦既成。當豫畜而為曲薄。以備來歲治蠶之用。此雖男子之事。亦女紅之用也。蠶月謂治蠶之月。以月令祭義考之。正謂三月也。此詩篇中獨缺三月。即以此。紉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績緝麻之名。此公子亦謂女公子也。言蠶月則采桑取

彼斧斯長條揚起手所不及乃枝落之女桑柔穉不枝落者乃猗取而束之是時蠶已長桑之大小取之無遺伯勞鳴時麻既熟可績之候也絲事畢而麻事起矣載績為布凡此女紅之所成者皆深之或玄或黃以獻之君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是玄以為衣黃以為裳也而其朱色之鮮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特以獻為公子裳又以為君祭服之裳也以上二章終首章無衣之意四章萸草名鄭玄云物成自秀萸始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狐狸皮曰于貉猶修耒耜曰于耜也狐狸而獨舉貉何也狩所以習兵也貉師祭也立表以祭謂之表貉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特舉貉言耳朱熹合狐狸貉為一非也此公子謂幽公之子與第二章女公子不同蠶績者婦人之事也故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將獵者男子之事也故取彼狐狸以獻公之子亦各從其類也其同君臣及民竭作以狩也唯田國人竭作故曰同四月秀萸物成之初五月鳴蜩收秋之漸也乃八月其獲禾矣十月木葉隕蔞將大寒之候也是時鳥獸氄毛乃一之日

於是始取狐狸皮以為公子裘絲麻不足禦寒亦以助女功二之日竭作而狩非獨為裘褐也即繼續武事使不忘戰也其所獲大獸則獻之公小獸則以自界亦見下愛上之俗焉此章終首章無褐之意五章斯螽蝗類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莎雞絡緯也振羽以作聲七月在野以下蒙上文皆謂莎雞也唐詩絡緯秋啼金井闌是其鳴不止六月也何楷云舊說屬下文指蟋蟀特失文理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驗亦云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蜻蛚即蟋蟀也安觀七月在野乎宇屋雷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而春夏曠焉故鼠能窟居庶人華戶以荆竹為之能通風故冬則塗之穹塞墜戶文在十月之下則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嗟者憫憐之辭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言物候有漸也在野在宇在戶寒漸進而物漸依人也及於蟋蟀入我牀下則大寒將至矣於是窮室室之孔穴熏鼠出其窟塞北牖塗華戶以備被鬻發栗烈乃告其婦曰嗟我婦子粵歲其改矣天已寒事亦已當入此室處謂自田廬入邑中之居也憫憐之告我婦子

者果誰耶蓋謂老者也五六月老者或間游原隰而見蟲之或股鳴者或羽鳴者遷居于田野間也已為力於野者驚心焉未幾而八月老者怯冷不能出宇矣而即見蟲之在宇物宇而人猶野乎未幾而九月老者寒不出戶矣而即見蟲之在戶物戶而人猶野乎又過一月則十月也老者畏寒懶下林矣而忽聞蟋蟀之人我林下也物溪入而人猶堪露處乎此老者所以憫憐也徐光啟云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言老者之愛蓋互文見意各發義以著其忠孝仁義之風耳先儒以十月之下有改歲之句乃謂三正通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未熹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辟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於二之日云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何楷云改歲原不正指十月此乃豫詳之詞玩本文語意自明蓋與則改歲之候也故豫言之耳此章終首章卒歲之意

六

章鬱奠皆菓名葵菜名菽豆也棗亦菓名須就木擊之故曰剝獲稻所以釀春酒也古者以酒為養老具餘人不得飲焉介助也壺甘瓠也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斲其梢今勿復華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也孔穎達云麻子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茶苦菜也此章至卒章皆言飲食燕樂之事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言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食不可以不蓄也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果實始成七月葵菽可食八月棗成熟夫鬱奠葵菽未必其品之嘉而在農家則誠為嘉矣而較諸瓜壺苴茶則又以為美矣故以為羞者之具也十月則獲稻釀酒眉壽衰矣所以養氣體以助之也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皆所以助養農夫之具也幽之俗儉而豫備儉則不之豫備則積漸積漸而民足民足君亦足矣蓋民富而禮義可教故雖畜於自奉豐於養老此則先公教化所使然也

七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塋堅以為場以治穀也納者謂治于場而納之困倉也木

者穀連藁積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再言禾者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稼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亦皆名禾惟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特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也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云四月登麥既同言已聚入謂入在邑之宅也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官功謂公室官府之役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于茅謂取茅草也亦猶言于耜也乘屋謂蓋屋也播種也言九月禾將熟矣於是築場於圃十月乃治禾稼而納之困倉黍稷重稼諸禾麻菽麥無不備焉農事既畢農夫自相告戒云嗟我農夫我稼已聚矣野中無事我當上入都邑以執公家之役不待督責而自相戒見尊君親上之俗焉晝則汝取茅將蓋野廬夜則汝絞索將以縛屋來歲將復始播百穀恐其不暇於此矣夫農事方終而即為儆載之計晝取茅夜絞索未嘗頃刻不趨於農功也君民者當必知農家作苦莫善於是詩實足為黼辰之箴銘矣

章言藏冰宴饗等事以終言食之意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日在北陸謂夏正十二月也爾上寒多故

正月藏冰蓋從地氣宜也藏冰所以備暑也上章備寒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其蚤其蚤朝也又云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韭菜名孔穎達云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也蘇轍云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水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于三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水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躋升稱舉也於饗正齒位故兒觥以誓衆使無違禮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孝弟之道蓋衣食足而禮義可教也言二之日鑿冰三之日乃納于冰室二月早朝君乃獻羔祭韭開冰先薦寢廟九月霜降萬物收縮至於十月則農事畢矣於是滌掃場設

詩補義 卷五 七月 十四

明酒斯爲飲酒之饗。鄉人以犬。大夫更加羔羊。蓋鄉大夫來觀禮也。升彼學校。舉彼兕觥。以見貴賤尊卑有分焉。於是民祝君上之壽。欲萬壽無疆。以見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焉。周之王業。繇於得民。可以見矣。夫得民在於安民。安民之實。本於敬天也。先儒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陳農政爲特詳。然不本諸安民。則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何足樹八百年王業之基哉。雖然安民之要。亦不外於農。此所以其特詳也。真德秀云。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入。幾乎息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無敢替。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于秋。求桑于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

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藁。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獲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明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殍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勸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凍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煨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燠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耕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侵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獲而歸。婦子

咸喜春榆。籛踪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懼。曾無旬日。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外。惟采薪。子茅。取蠶。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稱之而蔽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此善許悉。後世農家作苦之狀。故附記。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興也。鴟鴞。鸛鳩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

二子不可以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也。推子成王也。○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桑土桑根也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

械榻也。茶。萑苕也。租。為瘠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兇于大鳥之難。曰予未有室家謂我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譙譙殺也。脩脩。故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

維音嘒嘒翹翹危也。嘒嘒懼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案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舊說以居東為東征。或以為居東都。昏失之矣。其為東征者。是并二年三年。而溷之也。其為居東都者。管蔡流言之時。尚未有東都也。先儒辨之。審矣。詩說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此說得之。時豐鎬西。而魯東。故曰居東。昔者罷相。則就封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年成王初聞流言。其心大疑。亦不知罪。

人為誰及公居東二年乃斯得罪人之主名金勝所謂
 罪人斯得是已然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在安王室也又
 武庚之叛未形故其心尚未釋然故公為詩以貽王微
 言寧亡二子不可毀周室之意序云救亂是救管蔡之
 亂也速感風雷之變乃親迎以歸武庚二叔遂以叛于
 是成王始命公東征之此詩作于居魯之時非作于東
 征之後矣鴟鴞鷲鳥也郭璞以為鴟類是也陸璣以為
 巧婦小雀疏仍之謬也若非鷲鳥何得云取我子且爾
 雅屬類以釋鴟鴞鷲鳥之下有狂茅鴟怪鴟梟鴟等則
 此自應同是鴟類無緣得為巧婦小雀也室猶巢也勤
 猶惜也言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云鴟鴞鴟鴞
 女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
 也以喻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周室起王業積累
 成基也我非不愛斯子惜斯子也而為稚子之病則遂
 將毀我室矣夫管蔡兄弟也周公之心未嘗不愛惜也
 然將傾覆周室則亦不暇顧焉一章周公先見武庚二
 叔將危周室欲王及早為之備也其注意全在此章天
 將雨先陰故曰陰雨綯繆猶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

其出入處也綯繆牖戶以喻治政刑也亦假鳥以言及
 天之未陰雨剝彼桑根以為巢綯繆牖戶以備陰雨今
 女巢下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乎蓋牖戶者巢之虛處也
 禍患之所由入也當豫為之地也故於是尤加綯繆焉
 夫履霜思堅冰重門擊柝先于事綯繆顧慮虛處豫備誰
 敢有侮之者乎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二章假鳥作巢之勞苦言周家成王業之
 艱難以演首章無毀我室之意此章及卒章每句曰予
 蓋見周家建王業固非一人一世之力焉將取也茶草
 所以藉巢也蓄聚卒盡也言予手拮据草予所拮据是茶
 草此予所聚為鳥之拮据手口共用予口病則手口盡
 病矣手病口病以作我巢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以喻自
 后稷先公勤勞經營而成我周室能免乎侵毀之患也
 然有輕侮我稚子而謂我未有室家者蓋言武庚圖周
 室也卒章雨曰漂風曰搖言非帝手口卒瘁也羽殺尾
 敵以為此巢室一朝為風雨所漂搖其能不曉曉乎武
 庚雖包藏禍心周家能綯繆虛處則亦安從而發哉不
 幸而三監入其械中流言于國而成王果疑惑則所謂

予室翹翹將風雨所漂搖者也周公之志在救輔其得無不曉曉乎雖聖人無如世變何伊尹放君民無異議周公在朝二叔流言嗚乎世變人心愈降愈下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二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入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惓惓言久也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制彼裳衣勿士

行枚士事枚微也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蜎蜎蠋貌桑蟲也烝寔也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果贏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蹄也町疇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駁白曰駁親結其縢

九十其儀縞婦人之緯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其新孔嘉其舊如

之何言久長之道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案周在豐鎬武庚挾三監并奄與淮夷徐而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周征之故謂東征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凡言我者皆設我乎軍士惟此章我曰我心我乎周公及三章我征自我我乎婦人來自東從東方而歸來也零落也裳衣兵服也勿猶無也行陳也枚軍士銜所以止語軍法禁語為相疑惑也其為物微細故又謂之微蠲蟲名爾雅云烝塵也又云塵久也傳塵作寘古者聲寘塵同是烝久義也敦聚貌與團通獨宿對離室家而言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是在車下也言我祖征東山久不得歸既得歸矣又道遇零雨濛濛羈旅愁慘尤苦此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行役最以雨為苦故勞歸上每

章以此四句為起語我在東將曰歸之時我心西嚮而悲蓋變生於骨肉之間實有悽然不可言者但點綴西悲二字以盡周公心中無限情餘章不復及者不忍言故耳汝眾士制兵服而來然亦初無事行陳銜枚矣則軍士完歸可知也見蝟蝟蠅蟲久在桑野閔敦然軍士獨宿于車下則其慰勞莫所不至也章叙歸士之在役時其妻思之也施延也伊威蟲名壁落間小蟲也無人婦則出行于室蠨蛸小蜘蛛長脚者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懷思也夫行役妻在家獨處田事已廢室廬就荒妝閣久閉宮內不掃枯樓蔓生延于宇下伊威行室蛛網當戶田園為鹿迹螢火夜行冷淡久荒景象宛在目此種種者誠能令人感又令人畏然是非可畏乃可為憂思耳勞其夫及其妻厚之至也詩志云人世間唯閨情旅况最為千古傷心之事然種種旅况即是種種閨情歸士在塗遇雨人以爲一人受之不知蚤已兩人受之但征途尚有感慨可叙而室中獨寫怨於景象而已朱熹以卒章有熠燿其羽之句訓熠燿為明不定貌以宵行為蟲名蟲名可妄造乎楊慎駁之云古人用

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蒼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熠燿即倉庚也。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章蟻將雨。則出而輦。土成峰。謂之螳封。亦名螳塚。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故曰鶴鳴于埳。埳。穿室解。見于七月篇。敦繫蔓之貌。團團然也。故傳云。猶專專也。團。通作專。瓜苦。瓜之苦者。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大木。則破裂以為薪。鶴鳴于埳。婦歎于室。聞陰雨之候。而思念行役之勞也。述其日月。則既久矣。於是洒掃穿室。以待之。望我征夫。聿歸至也。與上章伊威蠨蛸等語相應。願見苦瓜之繫。蔓于薪上。因感夫匏繫於外。而與眾俱在。析薪之役。言不直其心苦。事又苦也。歲月既久。自我不見。夫于今三年矣。觀此三年句。可以見居東之非。東征案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斨破缺。蓋歷三年也。孟子亦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者。此也。

平章

言征士既歸。及時成昏姻也。熠燿鮮明。貌婦人謂嫁。歸皇駁其馬。言車馬盛也。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舉九與十。喻其多也。儀謂昏禮之儀也。言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以喻新昏之女子。衣服鮮明也。之子于歸。車馬甚盛。其母戒女。施衿結帨。其儀不一而足也。其新昏且甚嘉矣。其舊有室家者。久之相見。其歡如之何。哉。正是胸中裝積千般事。到得相逢半句無。想見相向顧瞻無一語。離別生死之意。竟不知啓口。何從也。如之何。三字盡多少情矣。夫聖人所以能感人者。以其情度人之情也。其在於心。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蚤歌詠以慰勞之。故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勞。歸士也。既閱留滯之久。又慰歸途風雨之苦。見桑蟲之在野。閱軍士之獨宿。因思及室家之怨。室廬之以曠。而廢田園之已久。而荒冷淡寂寥之狀。皆人情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觀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情與時會。及時合昏禮。完歸與室家相歡。皆人情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下之所苦。上能與之同憂。下之所願。上能與之同樂。易稱說以使民。民

忘其死序以為唯此詩
可以當之不亦宜哉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階登曰斧斧斨民之用也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將大也○既破我

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銖木屬曰銖周公東征四國是迺

道固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案斧斨民之用也以喻禮義國家之用也其不可一日
而闕也人破我斧缺我斨則家用其廢矣四國叛逆而

壞禮義豈可以已乎此周公之所以東征也斯語辭毛
傳之意如此而已然斧斨破缺之於民不比四國叛逆
之於周急且重也是詩為代歸士明周公之心者得之
輔廣云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
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是已司馬法云輜輦載一斧一斤
一鑿一裡一鋤蓋斧斨錡銖軍中除道樵蘇築壘之所
用也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
公東征豈徒勞我軍上哉匡四國之亂欲措民生全之
地也其志哀天下之人其為德不亦大乎蓋仁者以
安人為心故惡人之亂之也鄒忠胤云東山之役三年
而後克之不為不久後儒猶妄意仁者有征無戰兵不
血刃所云斧斨錡銖非如弓矢干戈矛戟之為兵器也
然此物至於破且缺焉則兵無完器亦可知已非然東
山滔滔豈其無事而逍遙翱翔也者昔人詩云從軍有
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若嫌公之
一徂輒三齡為久暴師頓兵於外彼未睹乎當日之情
形耳周京僻在西隅文王有○亦唯西南諸州武王伐
商止及朝歌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

特借流言以發難。故撼公使東去而畔謀已成。及覘王迎公西歸而叛形遂著。當時反者幾半天下。雖有孟津八百牧野三千未易支也。視向者懼如燬之虐。甘心崩角就服者。又一時也。逸周書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簇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周公此舉。豈所可以袞衣繡裳容與而化哉。噫。道理太平。話有可說處。有不可說處。何必曲獲之乎。朱熹以四國為四方之國。然書多方云。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非泛指四方。明矣。一章錡。即司馬法。輜輦所載之鑿。是也。嘉善也。言德之善也。卒章休。言德之美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

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以其所願上交乎下以

我觀之子邊豆有踐。

踐行。列貌。

伐柯一章章四句。

案此詩周公出居東時大夫之知周公者刺朝廷之不知周公也。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柯以喻禮義也。斧以喻周公也。克能也。夫斧執柄以成其用。國用禮義以治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道執禮以治國。非周公不能也。治國不能用禮如娶妻無媒也不可得已。卒章則法也。謂大小長短之度。我觀之子承上章謂得其妻也。亦以喻得觀周公也。言執柯以伐柯其則即在所執之柯。喻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身。其唯周公與娶妻而有媒則觀之子而燕飲相親矣。以喻治國用禮則成郁郁之治也。禮事弘多特舉邊豆陳列以見禮文備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纒罟小魚也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所以見周公也鴻飛遵渚鴻不宜渚渚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衮衣卷龍也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也再宿曰信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無使我心

悲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

案此詩之作亦與前篇同爾雅云纒罟謂之九罭古者凡言九者皆指其極而言也齊桓九合不止九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陵九淵九攻皆以此例之蓋小魚之網多囊故謂之九罭郭璞註之云百囊罟是也孫炎謂

之所入有九囊非也之子斥周公也衮衣畫龍於衣繡裳刺繡之裳也郊特牲所謂王被衮冕龍章是也言九罭之魚乃是鱒魴大魚在於小網喻周公之聖而出居小國也陸佃云鱒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故以喻周公也我覲之子當以衮衣繡裳見之蓋諷成王以冕服迎公也二章女者周人謂魯人之辭鴻飛遵渚亦喻周公之不得其所也陸佃云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故以喻周公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則公不得其禮迎矣公歸無所且於汝信處耳謂之信處則豈可久哉蓋以公之精忠必有王悟之期也是深知公者也三章不復謂不復舊職也卒章孔穎達云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迎周公也王疑未釋是但有此衮衣耳無與公歸之道冀王之早迎公無使我心悲哉郝敬云朱熹改為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喜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何所見之味而所愛之細乎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

興也。跋躐寔。躐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躐其尾。進退有難。然不失其胡。退則躐其尾。進退有難。然不失其胡。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絢

貌。猛其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過也。

狼跋一章章四句。

案狼之老者領下有懸肉謂之胡。進則躐其胡而前。退則躐其尾而却。頓進退皆有難。然而不失其猛。以喻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亦可謂進退有難矣。然而終不失其聖也。遂教成王成大美之德。以從容安舒于兆民之上。蓋人遭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故詩人以赤舄几几形容從容安舒也。所蹈安

舒則一身之間無不安舒矣。特舉舄以見其餘耳。向今成王疑遂不釋。而四國得乘之。其禍固不可測。豈得赤舄几几耶。卒章德音者。有德之言也。在昔公劉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三世而武王有天下。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作周公以冢宰攝政。于時遭二叔之變。作七月詩。謂之豳風。然則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夫公劉雅也。七月風也。風與雅其聲不同矣。胡得相溷。如其以下六篇。雖無關於豳事。以周公所作及為周公而作者。附焉。爾程大昌云。邛至邛。十三國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襍取。無擇至攷其入樂。則自邛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頌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愚案國風之為徒詩。固是已。其見卓矣。惟魏風伐檀一詩。與雅頌並列入樂。見于大戴禮。投壺篇及琴操。其餘皆徒歌耳。

